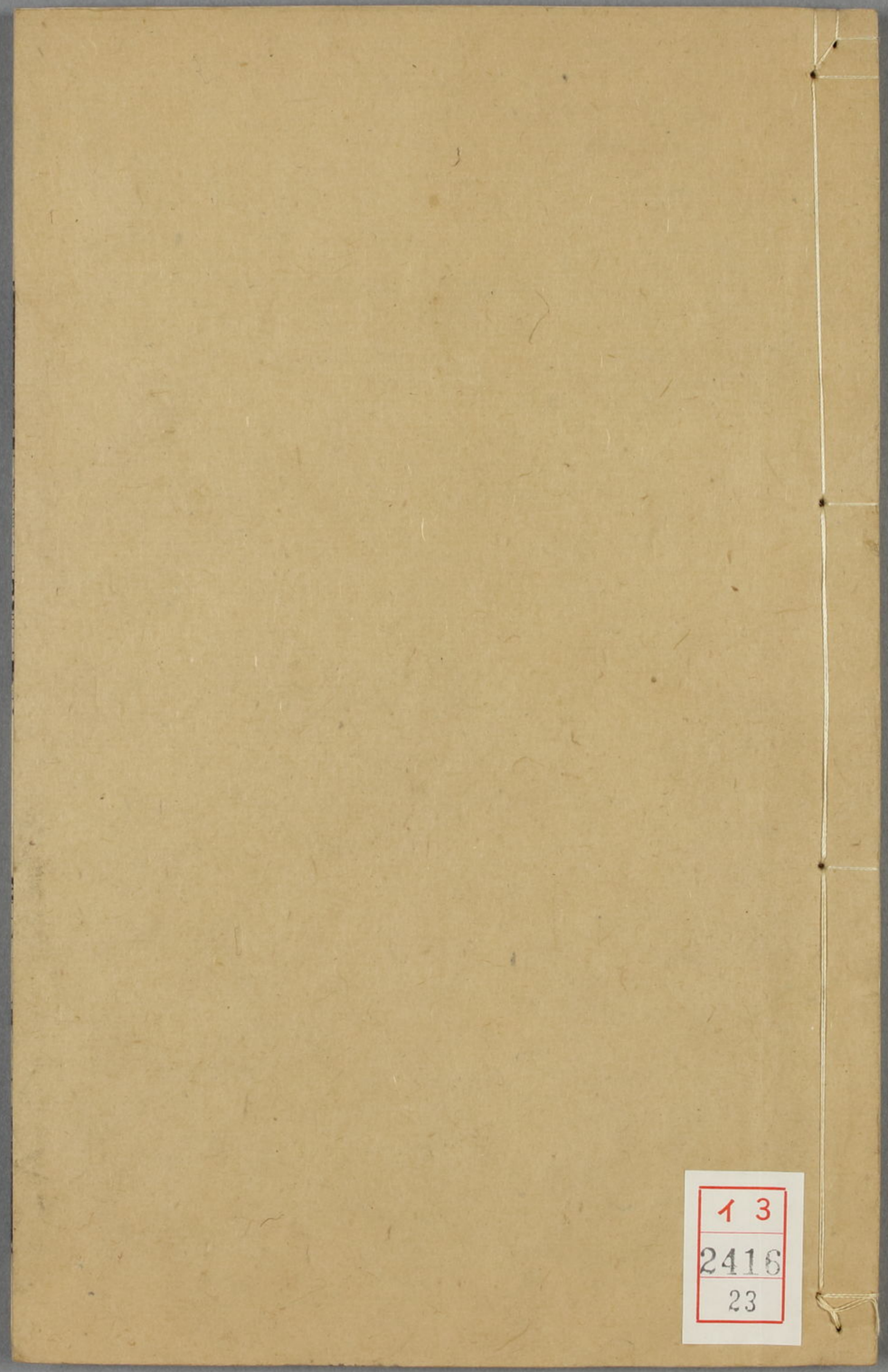




1 3
2416
23



13
2416
23

帝王世紀曰少昊姬姓也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 又曰顓頊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詩候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登帝位呂氏春秋曰帝顓頊生自若水宿於窮桑乃登帝位 又曰帝嚳姬姓也有聖德十五而佐顓頊三十而登帝位都亳 又曰帝堯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為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

〈2004-583〉

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　尚書舜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咨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尚書大禹謨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從舜初授帝政事奉行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史記曰高祖與諸侯兵共擊項羽項羽敗而走使騎將灌嬰追殺羽東城正月諸侯尊漢王爲皇帝　又曰孝文皇帝初立爲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張武等議願大王稱疾以無往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議皆非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迺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
傳詣長安馳入代邸代王西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漢書曰霍光廢昌邑王賀奏遣宗正德至尚冠里舍洗
沐賜御衣太僕以輜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封爲
陽武侯羣臣上璽綬即皇帝位　晉中興書曰愍帝爲
劉粲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
號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邪王
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返國羣臣不敢復逼
乃求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愍帝崩於平陽百僚更
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諱駿字

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兒弒逆舉義兵克定
京邑乃踐帝位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文皇帝武德
元年封秦王九年立爲太子高祖手詔司空裴寂等曰
朕當加尊號爲太上皇有司擇日宜速聞奏太宗沖讓
不敢奉詔朝於西宮面奏曰堯舜雖有至德有禪授之
事然親攬庶政並經百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有四海
始有十載臣望陛下遵堯舜之道以百姓爲心高祖曰
吾思此事已熟懷之已久故欲怡神以養生不欲矯情
以從物著乃飾仁義務智能勞神以施號令疲形以行
賞罰此矯情從物非吾心之所取也吾今方以道攝生

養性故脫屣於汝豈可嬰吾以負重哉太宗固讓弗許遂即位於東宮顯德殿　又曰唐睿宗延和元年彗星從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於大角數日乃滅睿宗以爲革舊布新之象冊太子爲皇帝受冊悲涕左右莫不感動又奉冊睿宗爲太上皇皇帝聽朝於武德殿上皇稱朕有命稱誥皇帝稱予有命稱制五日一朝於上皇太極殿唐明皇　又曰唐書肅宗明皇帝第三子開元二十六年立爲皇太子天寶十五載安祿山犯長安明皇幸蜀將發馬嵬百姓數百人遮道攀附明皇遲留久之乃命皇太子殿後宣諭百姓百姓因請皇太子留高力士馳

告明皇明皇曰是天啓也乃命後軍及飛龍廄馬與東宮內人等留太子因宣口敕謂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等善輔導之太子既至靈武羣臣請遵馬嵬傳言之命勸進以七月甲子即位　通鑑曰周恭帝元年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

之上馬擁逼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
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
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
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
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整隊而行入仁和門秋毫
無犯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
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庭北面拜受
乃升殿即皇帝位國號宋　金史太祖本紀曰元年正
月壬申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
爲號取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

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金太
宗本紀曰太祖崩羣臣固請太宗正帝位不許請弟以
赭袍被體實璽懷中遂即帝位　元史曰太祖建九斿
白旗即位於斡灘河之源　名山藏曰明太祖爲吳王
時元年十二月癸巳羣臣勸進吳王辭固請固却之明
日又請許之甲子祭告上帝皇祇於新宮曰天命眞人
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爭於豪傑惟帝
錫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輿地周迴二萬里臣下曰生民
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是用以明年正
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簡在如臣可君祭日

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　又曰明成祖兵入金川門諸王羣臣請即天子位三勸進乃謁孝陵欷歔感慕攬轡回營諸王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擁登輦軍卒耆老萬衆夾道拜頫歡呼稱萬歲遂即位

登庸二

撫運　乘時　唐舊禮制曰高祖撫運應期創業垂統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御

天　立極　上見乘時注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　宋英宗即位制曰副神器也

烝民之生置君爲之司牧　有子所以傳歸神器之重

曰王者繼統承祧所以嗣元目朝賀表曰凝旒而天咨其

凝旒　執契　唐李嶠元門

子曰聖人執左契　唐太宗詩

執契靜三邊　文選彈王源文曰秉靈圖而非泰註靈圖天子位也　謝朓齊

靈圖　寶業　文

后衆册文曰家臻寶業　身嗣昌暉　履至尊　登大寶　賈誼過秦論曰履至尊而制六合　易經聖人之大寶曰位　陟帝位　總朕師　舜典曰汝陟帝位　大禹謨曰汝惟不怠總朕師　承天心　正王位　前漢谷永傳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承天心　一民心　承天曆　干寶晉紀論曰漢王居一民心也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渙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晉武革命論曰鴻荒世及一民順承天曆　御蘿圖　傳芝柳宗元塗山銘曰夏后氏順承天曆　執大象　張寶圖　干寶晉傳　執大象而不有應而不求執璽唐徐彥伯中宗哀册文曰蘿圖已御芝璽仍傳論曰桓皇粟陸以前爲而不張寶圖以光帝載　朝會諸大象也　唐元和類表曰塗山銘曰自塗山而會諸侯　尊爲天子　柳宗元塗山碑曰尊爲天子中庸曰尊爲天子有天下之大孝也　踐天子位　光武紀曰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孟子曰踐天子位焉　終陟元后　僊作神主　虞書帝曰禹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

陰元后　商書伊尹曰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琨上書曰陛下膺受命之期撫千載之運　晉元帝紀劉　正位凝命
握紀御符　易鼎卦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李百藥封建論曰陛下握紀御符應期啓聖

雲龍風虎　朝覲謳歌

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出而萬物覩　孟子曰朝覲
躬虞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堯典曰咨爾舜天之曆　舜謳歌

帝嗣武　王縉唐明皇哀冊文　法五始之要　垂萬世之基　王褒頌曰
春秋法五始之要註曰五始者一元二春三王四正月
五公即位　後漢馮異傳曰周勃迎代王黜少帝垂萬
世之基　推五運而陟崇高　步三微而膺曆數　李嶠上神龍帝
冊文　副遺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

期御蘿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扆以當陽　御六
龍而乘乾君臨大寶　斂五福而作解慶洽寰區　薦
之天暴之民蓋非人力　徼出翰苑新書　星輝海潤方肇啓於青宮　地闢天開遂丕
膺於赤紀　宋張方湖賀英宗登極表　天佑而作之君啓堯舜之相
授　父有而傳之子續文武之重光　當龍飛之會幸
親逢六位之乘　伸虎拜之恭願永享萬年之壽　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登庸三

或躍在淵　易　歷試諸艱　任之百官以觀其外　舜

敷于四海禹 推爲盟主 都督陝東 君子經綸
天地革命 肇基王迹 王化之基 承百王之弊
大統未集 開建大業 自亂入靜 撥亂反正
功業見乎變 有事而後可大 威光大成 生民造
化 誕受多方 克鄙西土 克開厥後 受天之命
無立錐之地 無十户之聚 不階尺土之資 不
階一民之柄 起於三河興於七十尚書中候 湯里七十
春秋孔演圖 增 端拱垂裳 昭哉嗣服詩下武 嗣無疆大
曆服書大誥 飛龍在天易乾卦 聖人作而萬物覩易乾卦
主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度宗文選曲引曰正位度宗詩曰
度就也宗尊也就其尊號也

天時人事東漢鄧禹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 奄宅區夏
唐元稹上尊號表 當位嗣統賈至唐肅宗即位冊文曰命爾元子當位嗣統 嗣守
皇業唐德宗即位冊文 安安天位陸機宴宣猷堂詩註曰安保其位也 緝熙帝
裴士淹唐肅宗哀冊文 負扆君臨虞世南唐高祖哀冊文 登庸受籙顏延年曲水詩序註
圖伍昉王文憲序集 景屬宸居顏峻始學篇曰人皇氏兄弟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
曰景明也屬繼也

創業一

顏峻始學篇曰人皇氏兄弟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
裁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鑽
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 易曰神農氏作斲木
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

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耜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　賈誼書曰神農以爲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冊府元龜曰黃帝始受國於有熊氏軒轅之丘因以爲名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氏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慶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　原　論衡曰項羽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高祖誅羽難於斬鐵也武王伐紂易於摧木也然則漢力勝周多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羽兼勝二家力倍湯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　荀悅漢紀論曰高祖開建大業統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天下未聞焉　又曰漢高起於布衣奮劒而取天下　書　通鑑趙氏曰光武初起於春陵以烏合數千畎畝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梟莽賊之首平銅馬尤

來五校青犢赤眉諸賊討隗純誅秦豐劉允彭寵張步
公孫述平一僭亂　袁崧後漢書曰世祖以渺渺之祚
起於白水之濱身屈更始之助位與羣豎並列於時懷
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爲之
王公茲茲九州爪分鱗割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
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荊棘枯綱維振而逆鱗
埽羣材畢奏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
與夫創業者庸有異乎　歷年圖曰孫討逆策以童子
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
地千里眞英才也　又曰唐高祖舉兵晉陽承亡隋之

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六年之中
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太宗文
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
直諫棄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
爲君子呻吟轉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
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未之有也
　通鑑宋總論曰太祖斬艾蓬蒿剗削險阻以定天下
克澤潞克淮南克荊南克湖南平蜀滅漢服越取唐逆
腸叛膽消縮順嚮李淇水策曰太祖皇帝洗剗禍亂逆腸叛膽消縮順向莫敢不臣　臥
榻之側驅他人之鼾睡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

救生靈塗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矣孰謂太祖而非聰明神武不殺者哉　遼史太祖贊曰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威信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　金史太祖贊曰初定東京即除遼法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南京於平州宋人終不能守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雖功成於天會間而規模運為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張四知元總論曰太祖深慮雄心遠邁金夏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朔土躬神武以膺帝圖為後

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　又曰世祖潤色鴻業大闡嘉猷千紀萬綱條修縷飾故能光有四海坐致太平四振天威鉅恢土宇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勳鞍馬二十年間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收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官兵到處悉皆平夷　明顧廻瀾曰太祖起布衣飛淮甸提金戈鐵馬燻煌中原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天戈一指敷天同我后之思神武初揚四海切來蘇之望初舉而平江漢再伐而舉全吳三征而闢越澄清四戰而周齊席卷所至民服遂取中原拾宋掇秦拔燕掣趙東極元菟西窮玉關南抵大

夏北控陰山靡不傾心而歸命悉皆輸款以稱藩恢恢乎仁風翔洽於垓埏威霆攝肅乎鬼蠻蓋惟應天順人是以人歸天與聖人出而四海一氛濁埽而宇宙清社稷山河已在眼前矣

創業二

擅斗極　天關（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一侯尉於東西合車書於南北（王融曲水詩序）斬艾蓬蒿（論言太祖）劉劍險阻（通鑑宋總）大含滄海（遼太祖詔）西盪河源　東澹海濟　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東都賦）亘地稱皇罄天作主（顏延年郊祀歌）日月毳來賓　日際奉土（同上）列燧千城（通驛萬里顏延年曲水詩序）

創業三

舜禹本白衣　高祖興白衣　以布衣取天下　祭蚩尤於沛庭　市乃弩作弩手刀（斷蛇奮旅漢高騎）牛兵起（光武）壯士願從　賢者義附　同聲響應　望風景從　人鬼與能　四方歸之　見龍在田（易）迅長鳴　龍飛迅風（高祖）龍變虎據　鳳翔南陽（光武）鴻飛冥豫　龍飛白水（光武）鳳翔參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徽彼桑土綢繆牖户（並詩經）革命（易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帝王部）兆基（文選出師頌曰兆基開業人神俱贊）締搆（魏都賦曰開國）

之日締構之初　洪業　吳都賦曰建至德以創洪業　帝籙　文選功臣頌曰飛名帝籙

寶命　天璣　文選宋后哀冊文曰用集寶命仰陟天璣　深根固蒂　魏都賦

流長難竭　張衡西京賦　招世貽統　顏延年三月三日詩序曰招世貽統固萬業而爲量註曰招廣也言廣世業以貽後緒也　天造草昧　撥亂反正　肇基王迹　化家爲國　隋末唐太宗勸高祖舉兵晉陽高祖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矣　宰制天下　王融謂蕭衍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假翼荊楚　飜飛梁益　華陽國志贊昭烈曰先主名微衆鮮而能龍興鳳舉假翼荊楚飜飛梁益　電埽風驅　唐高祖受禪告天文　弘濟蒼生　其益多肇造區夏　其功大　唐太宗語　混一區宇　唐書太宗紀曰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　光宅中夏　唐太宗爲秦王時言於高祖曰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　斲雕刻方　任昉策秀才文李善註引漢書曰破觚而爲圜斲而爲樸　宅中圖大　東京賦　山高水清　歐陽修豐樂亭記曰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特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山河在眼　太祖詩等閒擁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

應運一

原　帝系譜曰地皇氏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　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以火紀官　左傳郯子曰炎帝以火統官故火師而火名　謖周古文考曰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號炎帝　郯子曰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　春秋內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焉　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

鳥名焉鳳鳥氏歷正也　又曰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改也　冊府

元龜曰伯禹夏后氏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故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牡用元湯伐桀踐天子位乃改正朔服色尚白金生水故爲水德戎事乘翰白馬也牡用白周武王伐紂踐天子位水生木故爲木德故周人尚赤戎事乘騵駵馬腹白牡用騂赤類　冊府　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　冊府　漢書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冊府　元龜曰魏文帝受禪後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之次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承土行黃初元年十二月幸雒陽以夏數得天故用夏正而服色尚黃又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雒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明帝景初元年山茌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於是定曆改年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太赤之旂朝會建太白之旂　又曰晉武帝以太始元年即位二

年羣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荅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奏可　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四年詔曰丘澤初制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有常然同異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臣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曰臣聞居尊據極允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爲正統神州爲帝宅荀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爲子奪善惡爲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紀運少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曆之序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祿計五德之論始自劉向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爲水德賈誼公孫臣以爲土德劉向以爲火德以爲水德者正以當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也以爲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即爲次不推順逆之異也以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爲正也故繼周爲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

木故燕爲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
皇魏未剋神州秦氏旣亡大魏稱制元朔故平文之廟
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則晉
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爲明
驗故以魏承秦當爲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
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木事爲著矣祕書丞李彪等議
以爲尚書閻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
正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
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緜迹有因成此帝業神元爲首案
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於桓穆雒京破亡二帝志摧聰

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衛扶救之
仁越石申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
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
自周之滅及漢正統幾六十年著符尚赤雖張賈殊議
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
而同吳廣近譎謬僞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
徒斬雕雲空結哉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
所變異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
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晉而爲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

審王次不雜以僭竊參之強矯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由紹晉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僞僭豈非惑乎十五年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等言皇魏世王元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茲獲推序於理未愜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志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爲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德祖甲辰臘　又曰隋開皇元年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黃七月帝始服黃百僚畢賀　通鑑曰唐高宗即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天寶九載詔曰三王繼統質文既不相襲五德乘時服色遵於所尚至於旂常改制辟翰異宜所以表國家之容合聲名之度事之大者安可因循而已焉國家膺推紐之期纂黃中之曆憲章垂範運既屬於維新旗幟同色義必在於革故頃者俯納羣議式明統緒故得天人致和風雨時若豈朕菲德克廣睿圖實累聖鴻休允膺景福稽古之大既有昭明文物所資理宜詳正其諸衞應隊仗所用緋色幡等並改爲赤黃色

應運二

增 天曆逐訟獄之歸　神鼎隨謳歌之去（周禪隋）

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石闕銘）　萬物覩聖　千載應期（易經乾卦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晉元帝受命之期紹千載之運紀劉琨上書曰陛下應受命之運）

旂常改制　騑翰異宜（唐天寶九載詔周尚赤牲用騂殷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

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　五十啓期眞人之運斯屬（唐太宗祭魏武帝文）　命旅致雲屯之應　登壇有降火之祥（陸陲石闕銘）　循五德終始之傳　叶三統因革之義（冊府元龜序）　昭華之珍既徙　延喜之玉攸歸（王融曲水詩序）

原 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纘禋明命以承神武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皇天眷祐誕受厥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受命于天　奉若天命　用集天命　撫綏四方　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相彼成康奄有四方　集大命于厥躬　用端命于上帝　我有右命將天明威　既受命祉施于孫子　繼明代熙配天光宅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受終于文祖　受命神宗　聖皇應曆數　曆數承天序　時乘六龍以御天　乘變化而御大器　命世而出　命世之才　知帝王自有眞　天

子之位有道者受之　上天降休帝遷明德　降命成湯　受天永命　有命自天　天之所啓有天之贊　天剖神符地命靈契　天命定爾亦孔之固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達有神興有德　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諸侯同日貢賦湯　王假有家　天命不僭　大精布耀　帝出乎震繼天而王　繼天施四季應五行　乘木而王木乘水　天皇木德　地皇火德　伏羲木生　神農火紀軒轅土德　顓頊水德　秦皇水德之始　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位以飛龍文以武變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謳歌之聲　諸侯朝禹　抱樂器奔周　載圖書歸周遷鼎雒邑　遷鼎均野　舜以太尉即位　即位汜水陽　即位千秋亭　設壇受命　鳴玉設壇　龍旋鳳時　帝始服黃隋文帝見應運　以木德王故曰春皇　春皇拾遺記曰春皇者庖犧之別號色尚赤黃唐天寶詔　仰協三靈　俯從億兆陸陲石闕銘　曆數在躬書經　天統攝府元龜序曰庖犧之王正得天統　膺期受命唐高祖禪位太宗詔　誕命建家王融曲水詩序　五德之論始自劉向後魏中書監高閭奏議

應運四

擢第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三微遞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或驪騵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曆數受位出震以迄於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飜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豈復應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矛盾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傅之談復遠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敷事實靡得浮辭對曰臣聞方圓既

闕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微遞變自擢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騵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扆以高居握圖籙而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之正始終之際何莫由斯蹟乎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略言其美斯窮奧旨至若秦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矛盾允愜時宜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黑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復應逮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沿較彼前談斯為折衷

吳師道對策

祥瑞一

原 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四靈以爲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山出銀甕丹甑之器及人象車也）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胎卵皆可俯而闚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晉爾雅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黃帝占云壽星色黃人主壽昌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原 禮斗威儀曰人君政訟平則祥鳳至　晉 又曰政太平則日五色　又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紫玉見　又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則蔓竹紫脫爲之常生　春秋緯曰君應陽君臣和得道度則日含王字　春秋感精符曰南至有雲迎日年豐之象　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　原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　晉 援神契曰黃雲抱日輔臣納忠　又曰德至人表則景星見　又曰德至深泉則醴泉湧　又曰天子孝則慶雲見　原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

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鍾律調四夷化越裳來繼嗣平即實連生於房户實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户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即莫莢生於階間莫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

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為一穗意天下其和為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

瑞應圖曰闕達一名連達　又曰王者繼嗣平明則實連生於户闕達生於房生庭狀如蓋一名平慮　又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則出庖廚其葉大如門扇不搖自扇　原　孫氏瑞應圖曰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又曰玉馬

者瑞氣也王者清明篤賢則至　又曰玉龜者師曠時出河東之涯爲聖圖出河負籙識書　又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　又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　漢終軍白麟奇木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萐蒲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擾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其言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何也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　漢書注張揖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人君賞罰得中則生於朝廷觸不直者　宋志曰王者德至太和氣盛則甘露降耆老見敬則柏受甘露尊賢愛老則竹受甘露　又曰白玉甕不汲而滿王者清廉則出　又曰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

又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　又

曰華乎其枝平正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又曰芝草王者仁慈則生　又曰福草者宗廟肅則
生宗廟之中注福草即芝草也　又曰跂踦者后土之獸自能
言語王者仁孝則來　又曰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
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
四夷之語聖明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唐志曰禮部掌祥瑞凡景星慶雲爲大瑞其名物六
十有四白狼赤兔爲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烏赤雁
爲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爲下瑞其
名物十四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瑞歲終員外郎以

聞有司告廟

祥瑞二

增 拾遺記曰炎帝教民耒耜百穀滋阜神芝發其色靈苗擢佳穎朱草蔓於階卿雲蕩於巖 原 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興天先見祥昔黃帝祭天先見大螻螾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上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八水湯曰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文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　韓詩外傳曰

黃帝即位鳳乃止於帝東園集帝梧桐樹食帝竹實沒身不去 增 左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註曰有雲瑞以雲紀事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 宋志曰黃帝有景星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庭若佞人入朝則指之名曰屈軼 原 左傳曰少昊氏立鳳鳥適至孔安國注尚書曰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增 尸子曰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 原 帝王世紀曰堯治天下大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僬僥民來貢珍羽廚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翼形搖鼓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翼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名之蓂莢 又曰堯率諸侯羣臣沈辟於洛河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握河紀之篇是也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甘露潤澤醴泉出山 又曰朕率羣臣沈辟於洛河良俟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 帝王世紀曰舜時景星曜於房羣瑞畢致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薦於天使禹攝政 增 尚書大傳曰舜時俊乂百工相和而

歌卿雲帝倡之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臧　晉中興休祥說曰嘉禾者仁草也夏異本同穎殷同本異秀周三穎同秀　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乎江黃龍負舟　搢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金陵驗異錄曰五星聚有三周將代殷聚於房齊威將霸聚於箕漢高入關聚於東井　原墨子曰赤烏銜珪

降周之岐社　詳符命

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金陵驗異錄曰四星聚者有四漢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光武復興於洛晉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元帝復興於揚土漢初平元年四星聚奎婁魏武定兗豫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各一聚劉又聚箕尾魏武定兗豫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各一聚劉裕有天下　晉元帝紀四鎮熒惑太白歲星也

亭長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臥武負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雠數倍　搢漢志曰文帝時日中有王字　原漢書曰孝武皇帝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又曰武帝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

麟之歌　又曰武帝元封二年詔曰甘泉之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又曰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又曰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舞於河　漢郊祀志曰宣帝十三年幸河東祠后土有神雀集改元爲神爵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荅嘉瑞明年改元五鳳後又改元甘露有黃龍見新豐又改元黃龍　原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

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　又曰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上廿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　瑞　原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魏略曰魏文帝神龜出於靈芝池　魏志曰黃初元年柴於繁陽有黃鳥銜丹書集尚書臺於是改元

原吳錄曰赤烏十二年寶鼎見於臨平湖中　晉武紀曰泰始三年氐池縣大柳谷有元石白畫成文實晉書曰懷帝永嘉元年有玉龜出灞水　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爲秣陵北界所壍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三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唐高祖冊文曰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元貝階榮朱草　唐太宗冊文曰文龜浮沼應龍在淀滴露飛甘卿雲呈綯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黃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會要曰貞觀十二年滁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至十三年野蠶又食槲葉成繭

大如柰色綠凡收六千五百餘石十四年正月元日陝州界内二百餘里河水變清四月乃止十六年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寶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得雌者霸文公遂爲寶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表明德也十七年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鳳形十八年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丈之幹並枝者二十餘所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得

元金也二十一年玉華宮李連理隔澗合枝 張說述聖頌曰帝昔居是邦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龍上升隴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鐘韻謠言合讖巨跡引途嘉李旁連神著自起（景龍二年明皇兼潞州別駕前後符瑞凡十九事）唐實錄曰開元二十一年左丞相蕭嵩等奏曰所司奏今年祥瑞祥風起日抱蘗嘉禾秀芝草生甘露降醴泉涌木連理瓜同蔕竹再生李成實馴鳩元鶴慈烏鵾鴒寶鼎魚銘錢刀軌字等二十有一事臣聞惟德感神惟祥作聖祥風昭乎號令抱蘗表以納忠嘉禾主於同文芝草明於敬老甘露灑神靈之液醴泉發

德澤之滋草木秀其地靈羽毛呈其天瑞其餘山川異氣器用殊姿不可勝紀請宣付史館從之　唐大曆十二年成都人郭遠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獻之宰臣賀曰至德之化先貴草木太平之時遂形文字望藏祕閣付史館　玉海曰宋太平興國九年十月（即雍熙元年十一月改元）嵐州獻牝獸一角如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人不能辨示羣臣參驗以聞徐鉉滕中正王祐等引國史以爲祥麟宰相宋琪等表賀上曰珍禽奇獸無濟於事非朕所尚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爲上瑞近年禽獸之異者所獻甚多止令畜於園囿遂生生之性不欲宣揚於外琪等奏曰禽獸草木之異皆帝王德化所感而生前古無不備錄今陛下謙而不有中外無由得知使一代簡書有所缺漏欲望具錄瑞物名數圖寫宣付史館從之乙未內出瑞物三十六種白鹿六白兔十一黑兔一紫兔一白麝四白雉一白鵯二白鳩一紫鵯一白鶺鴒一白鸚鵡一蒼鸚鵡白山鵯五綠山鵯一紅山鵯一白雀四白鼠二白戴勝三蒼鳥一白山鴉一赤烏一白鷹五白鸂鶒鷹二白鵯一銅觜一青花山鵯一琪等拜表稱謝　玉海曰宋端拱元年廣州言清遠縣有合歡木高百餘尺今年三月十

日有鳳高六尺栖集其上衆禽從之木下生芝草三莖
又曰祥符元年封泰山十月壬辰天文院言紫雲如
蓋黃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梢雲瑞應圖曰人君德至則出若木梢然
戊戌五色雲環日已酉紫雲如蓋起泰山頂俄變黃色
穆清殿御座後有白雲如幡幢龍鳳之狀召宰相登亭
觀俄頃成五色復有黃雲如虹橋蔽蓋詔名亭曰瑞雲
又曰祥符元年天書至自泰山宰相王旦言眞牒降
於神房醴泉涌於陽地芝産競秀雲旗交輝　又曰祥
符元年直史館張知白請以泰山諸瑞命良工繪之一
本藏祕閣傳於不朽一本以備玉清昭應宮圖辟從之
五年丁謂等又上汾陽祥瑞圖百四十八軸與東封所
錄並繪於玉清昭應宮東西廡　又曰祥符二年昭應
宮瑞木斷之有文如點漆體若梵書　又曰祥符四年
九月日有煇珥承氣五色雲如飛鳳輔日　又曰祥符
七年三月漳州龍溪得珠圍闊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
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守臣王冕表進曰熒
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遐稽信史迥異照乘
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　韓琦家傳曰天聖五
年初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
左右從官賀殿上　玉海曰宋皇祐三年眉州彭山縣

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十本上曰朕比禁四方無獻瑞物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眞瑞矣賜田夫束帛以勸之六月無爲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人爲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自今毋得以聞　宋會要曰乾道九年十一月親郊宰臣奏曰郊祀禮成兼以瑞雪應時未明而霽以至青城齋宿園丘藏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高穹降格上曰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答天貺　遼史曰神册元年上太祖尊號闕地爲壇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　又曰神册六年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　金史曰太祖收國元年將與遼戰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　金史五行志曰世宗大定十三年策試進士于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考官等以爲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又曰章帝泰和二年鳳皇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以其事告宗廟詔天下　通鑑曰元成宗元貞元年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　名山藏曰明太祖初年甘露降鍾山羣臣稱賀請告宗廟頒示史館上曰朕慮忘戒而生驕禎祥化爲妖孽告宗廟頒示史館非所以示天下也　又曰明永樂二年獻騶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古之

明主皆遇祥自警警惕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

又曰永樂三年河清於蒲津　又曰永樂三年關陝獻嘉禾羣臣應制撰詩初上爲燕王時嘉禾生北平以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摹勒拓本賜諸王近臣

又曰永樂十五年太液池水冰結爲樓閣龍鳳花卉象賜羣臣臨觀　又曰孝宗册立爲太子時詔至南京瑞雲見

孝陵如車蓋

祥瑞三

涼火烏　神馬　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於王舟周又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　式云麟介兵象白者殷家色白明殷當授於虞白澤神馬爲大瑞隨即奏之應奏不奏杖八十　浪

井　醴泉　典略曰浪井不鑿而成孫氏瑞圖曰浪井不鼎刖甑醴泉浪井爲大瑞　金芝　式云金銅池中金芝色如金銅池承雷也　華木　漢宣帝時嘉穀元稷降于郡國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式云桂黍嘉禾芝草華木並爲下瑞　元珠　紫玉文紫玉黃鐵金勝並爲上瑞　威鳳　神雀　神珍帝祉詩神珍降祉書式揚帝祉　三秀　五雲　靈物　瑞圖呈祥　效靈　休徵　嘉瑞　禎祥　福應　合璧　後漢天文志曰三皇道化五星如連珠　連珠　唐權德輿日和氣洽則祥應至書經君奭曰天休滋至日月如合璧　和氣　天休　蒙福　明帝紀祥瑞之不歆曰朕之不敏　白麟　赤雁　俱見前祥瑞二　應德　非煙　助月　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蕭索輪囷是爲卿雲　晉天文志曰景星如半月

生於晦朔　助月爲明　花葩　莫莢　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常有五色雲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蓋帝王世紀曰堯階之象因作華　木精　竹實　公羊注曰麟仁獸木之精也　白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舍仁　覽德　廣雅曰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　賈誼弔屈原賦曰鳳皇翔于千仞之上覽德輝而下之　一角　五章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　五彩　李白詩曰鳳皇九千仞五章備珍彩

九苞　京房易傳曰麟有五彩丹山有九苞之鳳　元符　黃瑞　文選典引曰元符靈契黃瑞鴻出注曰元天也黃地也

休　何晏瑞頌　禎　華雪　瑞　瓊藻之句　南史曰梁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大同中嘗驟雨珠虞寄上瑞雨頌　寶鼎　金車　漢武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　瑞應圖曰舜時金車見帝庭

原　瑞命　靈符　何晏瑞頌　戩穀　極　瑞雨　南史曰宋大明元年正月華雪降羣臣作詩謝莊有璇題

原　惟德動　非

天私　禾同穎　木連理　書經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下詳祥瑞一　增

步中規　首戴德　廣雅曰麟者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首戴德背負仁　禮運曰麟鳳在郊鼈故曰順之實也　漢公孫弘策　頭尚義足履禮　順之實　和之極　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此和之極也　一角獸　三足烏　郊祀志曰雍一角獸蓋麟云　漢武帝郊子曰舜至孝三足烏集於庭　抱朴子曰舜至孝三足烏集於庭　抱朴

啓靈篇　披瑞圖　東都賦　甘露殿　瑞雲亭　魏明帝詔曰甘露屢降於仁壽殿　下見祥瑞二　抱戴　月重輪　唐潘炎日抱戴賦曰景龍元年帝臨上年八月十四夜月重輪　山呼萬歲　孔安國曰河圖曰景龍元年帝臨上歲者三　洛出九疇　漢書曰武帝封即八卦是洛書即九疇是　潘炎月重輪賦曰景龍元

原　天降茂祉　神表靈貺　皇道無爲　帝德有象　佳穀旅生　野蠶成繭　光武

時　增　青龍進駕　飛黃伏阜　淮南子曰黃帝時青龍進駕飛黃伏阜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　萬年玉冊　九莖金芝　晉元帝紀有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有金芝九莖產於甘泉殿銅池中　神光顯著　符瑞並臻　漢宣帝紀神爵四年修五帝后土之祠齋戒之日並臻漢宣帝紀神爵四年修五帝后土之祠齋戒之日白氣通曰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符瑞並臻者　白虎應德而至　七曜順軌　三辰昭華　晉天文志曰三皇蓋德七曜順軌下王珪嘉祐明堂赦文　金枝玉葉　天酒雲牙　上詳見前花瑞應注　采氣成龍　卿雲隨馬　史記圖曰甘露一名天酒宋朝朝薦天酒寧讓服雲宋詩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志不在小吾望其氣皆成龍虎五采此天子氣也　唐天寶十三載封泰山有卿雲隨馬　音中律呂　食惟琅玕　劉向說苑曰麒麟音中律所食惟琅玕李白詩飢鳳不啄粟　鳳鳴朝陽　禮記曰聖王用民必順故麒麟在郊藪　麟遊郊藪　詩經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連理映阜　鳴鳳棲柯　平慮植砌　朱草叢庭　搖風翠蓮　浴露朱英　俱詳祥瑞一　萬靈禔社　三辰合慶　慶霄輪囷　德水清徹　天瑞磊砢　地符氛氳　天無纖寶　地有呈祥　龜負綠檢　麟銜斗樞　以上俱出玉海　滴露飛甘　慶雲呈絢　唐太宗冊文　河色呈符　山聲告慶　天剖神符　山祇吐合靈契　揚雄劇秦美新文　黑章擾圉　赤字浮河　丹甿呈豐　器車表德　詳祥瑞一　秘　河靈孕寶　出玉海　日月光華　青雲浮雒　榮光塞河　尚書中候　煙雲紛郁　日成王觀于洛沈嬖禮畢榮光並出塞河青雲浮洛　禎凝藪澤　慶溢風煙　唐長

孫無忌賀河清表 書載歸禾 詩詠鳴鳳 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于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詩經卷阿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雲潤星輝 風揚月至 俱班固典引 青雲干呂 東風入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云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 四神踐雪 五老飛星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大雪深丈餘甲子日五車兩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尚父曰五車兩騎是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四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 五老堯時事詳符命 黃銀挾彩 紫玉摛英 封禪書般得金德銀自出玉乘金而王則黃銀紫玉現 澤馬飛鑣 山輿結轍 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二騶俱出王劾九成宮頌 素雉朱烏 元秬黃黍 俱班固典引 疊貺貤祥 窮靈極祉 出海 丹羽儀韶 翠黃承轡 唐太

白雲起封中 漢郊祀志曰元鼎四年迎寶鼎至中山有黃雲降焉 又曰元鼎六年封太山有白雲出封中 天其申命用休 福皆不召而至 上出書經下出董子 星爲元氣之英 雪兆豐年之瑞 三星曆記曰景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 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 五百里賢人聚 一千年王者生 異苑曰陳寔與諸子姪造荀淑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春秋感應圖曰黃河千年一清丹丘千年一焚則王者當出 納僬僥之珍羽 受王母之白環 帝王世紀曰堯時僬僥民來貢珍羽文選 芝 景福殿賦注曰堯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 兩都賦序 赤文 房寶鼎升于樂府 神雀甘露標爲年紀 綠字候日舒華 龍檢芝泥浮河絢采 赤文綠字出尚書中候堯時事

詳祥瑞一　河圖曰舜即位黃龍五采負圖玉檢金繩芝爲泥黃玉爲甲　西鸜南雉之書　日至月書　連珠湧醴之徵雲霏霧集俱長孫無忌賀河清表　繪在禁嚴契龍圖之瑞物　播之雅頌參乾德之樂章

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　諸福之物畢至永孚于休　章騰郡國闔數千百所之祥　喜動公卿上於萬斯年之頌　嘉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每不勝書　象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自至以上俱玉海

祥瑞四

天符　四子講德論曰天符既章人瑞又明　地符　王元長曲水詩序曰天瑞降地符升

景風　文選注曰景風即祥風也　効珍　東都賦寶鼎詩曰岳瀆效珍　祕寶　班固

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注曰河圖也　十瑞述異記曰堯時有十瑞　曜文　晉武華林清曰天垂異象此曜其文　青光　唐實錄曰開元十九年興慶宮親耕籍田畢步輦而有青光紫氣覆地　寶車　禮記詳符瑞　瑞石　地理志曰唐高祖時于北都獲瑞石有文曰李淵萬吉築受瑞壇祀以少牢五行志曰貞觀十七年又于涼州得瑞石　玉甕　宋志見祥瑞一　銀甕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焉　金船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游王後　金勝　宋志曰國平盜賊四　金芝　漢宣帝紀曰池　金勝出　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產于涵德殿銅池中　玉芝　唐志曰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產玉芝　寶連　木名　闊達　木名　平露　木名以上俱詳祥瑞一　蓮旗　玉海曰宋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以南安雙蓮華繪于旗以表瑞　瑞竹　玉海皇祐三年後苑生瑞竹一本兩莖翌日各多爲賦頌以獻　紫脫　華平　木名以上俱詳祥瑞一　跌蹄　后土之獸詳祥瑞一　騶虞

詩經注曰騶虞義獸也有至聖之德則應之

鵷鳴于岐山

注鵷鳳別名

神爵

漢書曰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宮明年改元神爵元年黃

黃鵠

漢昭帝紀曰元始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白虎

文選四子講德論曰今南郡獲白虎偃武修文之應也

魚銘

唐開元二十一年潤州獲魚有銘襄光庭張九齡等表賀曰

重輪

宋元符二年日重輪輪製重輪二旗吉樂之事則滿空雲氣著于草木皆成五色露光

五雲冠日

晉紀武帝太康元年正月五雲冠日

日宣重光

倪寬傳曰元封元年登封泰山倪寬上壽曰宣重光符瑞圖曰日外一暈更赤也

填星如瓜

漢郊祀志曰元封元年秋填星出如瓜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神光三燭

武帝紀曰元封四年詔曰朕躬祠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

雲成宮闕

祭祀志曰漢光

角端

瑞一

詩祥

鸑鷟

國語曰周之興也鸑

日衣青光

春秋元命苞曰伐殷者姬昌日衣青

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百官咸見之

協風應律

陸雲宴會詩

上建平王書景景星也

珠躔麗極

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老人星見賀表曰玉筵凝商珠應躔極

丹漠候魄

河光吐榮

俱出玉海

玉版祕記

玉海

唐天寶八載方士索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因是肇臣上帝號曰合符釜山

合符釜山

史記

黃帝紀索隱曰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出黃雲之祥黃帝有黃雲之瑞瑞雲應干者符命如處有故曰合符釜山

白馬朱鬣

禮緯曰白馬朱鬣應于文王

麟趾裹蹏

漢武帝紀曰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改金曰麟趾裹蹏以協瑞焉注曰金有常形欲表祥瑞改鑄為麟趾馬蹏之形

白麟奇木

漢終軍傳曰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一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

白狼銜鉤

田俅子曰湯都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

晉陵金鐸東晉王廙疏曰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

疇德瑞

聖藸白馬賦曰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逢吉丁辰班固典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註曰逢當于佳辰瑞書荅三靈之蕃祉至德馨香感于神明乾符坤珍超圖溢牒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

祥瑞五

原賦魏劉邵喜瑞賦曰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燿其神精章光列之煒煒燿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來葉而垂名實名德之所墜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得收麒麟於元圃棲鳳皇於軒檻舞鸞鳥於中唐聆鶱鶱之和鳴弄蓳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

張衡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圍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于春圃豐朱草于中唐

原頌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欽明文思馨民生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聿迪明命肇啓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

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於高岡麒麟依於圃籍麒虎類於垌疆鹿之麏麏載素其色雉之朝雊亦白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雷儵儵嘉苗吐穎田疇

原表周王褒上祥瑞表曰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叶至德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元黃蕭索之輝丹紫輪囷之狀豈止唐帝沈辟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摭唐張說奏慶山醴泉表曰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祕景時和則見是知縣代曠曆慶諜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元象弘濟蒼旻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草列蓂于階廚儀簫御籙之禽相鳴於戶閣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覩泉源表元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宋林希奏祥瑞表曰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載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

異類露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
醴泉甘露扶踈煒燁發爲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
有白麟一角之異嘉葩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鵲巢
可附而窺池龍可參而擾謂宜作爲聲詩而奏於郊廟
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績
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盛德
之餘事自時可紀殆不絕書今者鴛鸞輅以克明庭撞
黃鐘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譯輻
輳自昔辮髮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漢言語之所
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
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人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褒對
皇家之盛容臣等躬率有司伏尋故事參稽圖牒宜先
象齒之珍敷道句臚敢上龍池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
情

序宋晏殊兩朝祥瑞贊序曰二聖膺運天人協贊符
命昭臻三象騰輝五靈狎至露貽雲蔚泉湧河清紛綸
乎華芝茂衍乎嘉穀羽毛之族萬變呈姿卉木之倫千
名著異爰稽衆瑞列續殊庭乃詔羣臣並爲贊述

詩唐王維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賜宴即事
詩曰欲笑周文歌宴鎬還欽漢武樂橫汾豈如玉殿生

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熏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補】策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識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逖藉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斯樸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仙黃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榮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對曰臣聞化浹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籙撫運登皇孝道格於蒼穹仁心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洊至五蹄仁獸樂君囿而來遊六象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紫雉白烏丹鼈鄗上之三脊固亦巡河授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躡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沖撝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史師道對）

福祿一

【補】詩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
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
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魯頌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
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
而熾俾爾富而壽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
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
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
士庶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莊子曰堯觀乎

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
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
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天生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
分之何事之有夫聖人鷦居而翠食鳥行而無彰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
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
之有

福祿二

福　長發其祥　有秩斯祐　一人有慶　萬壽無疆　俱詩

經　昌熾　長生　上出詩魯頌詳福祿一　莊子黃帝

以長久廣成子曰必清必靜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故敢問治身柰何而可

呼萬歲　禮記文王世子古之謂年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焉　漢書武帝封泰山聞山呼萬歲者三　申命用休　降年有永　般高宗

摩銅狄　奉玉巵　搜神記曰蒯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掌狄曰適見鑄此今已五百年矣

史記曰漢高祖在未央宮中奉玉巵爲太上皇壽　獻椒花　種桃實　皆書劉臻妻元

日獻椒花頌曰聖容映之永壽于萬　漢武帝內傳曰帝留核欲種母曰三千年結

西王母降出桃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三千年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　八千春秋　四百甲子　莊子逍遙篇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左傳終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禔福

錫羨　揚如蘭蜀父老曰臣遇一豬中外俱福揚雄甘泉賦曰卿雲靈而日錫羨注曰錫與也羨饒也　神

籤受萬年之算　洛書開五福之祥　出翰苑新書　丹冥投

烽　青徼釋警　曹植求自試表註曰丹冥南方青徼東方也　裔雲結幄爛

南極於紫霄　元日稱觴介東朝之黃髮　雲成五色

重瞻瑞日之光　花覆千官共祝大椿之歲　已標仙

籍之長生　式播皇風於不朽　一人有慶遙瞻北闕

之尊　萬壽無疆願效南山之祝　思齊所以聖佇觀

則百之男　天保莫不增更祝無疆之壽　則百斯男

顧嗣文母徽音之雅　既多受祉載賡魯侯燕喜之詩

幸與庶民同被皇極斂敷之福　更祈聖壽不殊華

封請祝之辭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福祿三

原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實受其福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降福穰穰 永膺多福 降福簡簡 干祿百福 子孫千億 愷悌君子 干祿愷悌 百祿是遒 受天百祿 是荷 干祿百福 子孫千億 愷悌君子 被爾祿 天應之德 祈天永命 承天之祜 受天之祜 天錫純嘏 永錫祚胤 萬壽無期 南山之壽 蘿爾女士從以孫子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必有世祀 萬世不絕 無疆之休 於萬斯年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幸懷多福詩經 天壽平格書經 期頤禮記 百年曰期頤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壽考維祺俱詩經 祿位名壽 尊富饗保俱中庸 五福洪範九五福 仁壽董子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 虎拜詩經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古帝壽考 韓愈佛骨表曰黃帝百十歲少昊百歲顓頊九十歲帝嚳百十八歲帝堯百歲帝舜百十歲禹湯皆百歲 安愈張衡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註愈寧也 逆釐三神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感動天地逆釐三神 安綏天保陸機宣猷堂詩曰儀刑祖宗妥綏天保 壽于箕翼荀子富國篇曰國安磐石壽于箕翼

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又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禮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左傳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左傳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原　淮南子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呿吸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翱翔飛蠕動莫

不仰德而生 晉 鼂錯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
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
得人故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
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
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
孽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
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
之功也 漢 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
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
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

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
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
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
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楚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
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
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晉 匡衡曰治性之
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
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
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然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
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聖德純

茂百姓畏愛上天歆享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司馬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斷斷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帝德一

原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聖德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搏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曰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

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唐 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樴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唐 禮記曰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大戴禮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唐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商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神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原帝王世紀曰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駾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又曰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蘵繫解乃自結之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

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

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旌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原又曰武王自孟津還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史記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補又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性明達好謀能聽既即位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桓子新論曰太宗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體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葬埋薄損興服所謂達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脩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攝綱紀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

又曰武帝才質英妙有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代事迹改正朔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藝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漢家最爲盛圖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原前漢張禹傳曰成帝敬厚禹禹每病輒以

畢奏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爲中興與夫開創者寧有異乎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故能享有神器據萬物之上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刑少也）故後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又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承奉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羣后

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曰光武時馬援謂隗囂曰到朝廷凡數十未嘗有見明主如此也才能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情兵事方略量敵較勝濁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祖耶曰不如也高祖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成哀以來天地縱橫巨猾竊命世祖以眇眇之祚起白水之濱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叢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才

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晉書曰武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　原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遊　增冊府元龜曰後魏道武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鎮之以淵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又曰魏孝文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

慈每垂矜捨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刬令平也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爲之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稻粱無所傷踐帝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嘗寄以布素之意脩然遠邁不以世務嬰心又曰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

之臥內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惜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執撝降有遠至者皆爲之加禮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剖決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意表然唯舉大綱不存苛細　通鑑曰唐太宗微時劉文靜見而異之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踐祚之始布德寰中申威遐外旬月之間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厲精爲政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納徵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粃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戶不閉閨闥常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伍斂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蝗爲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灾　通鑑曰唐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末人思之謂之小太宗　冊府元龜曰周世宗幼而英異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辨高談詞理鋒起即位後與侍臣

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因喜賞人也　司馬光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石矢期于必克及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宋史臣曰太祖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樂愼罰薄斂與民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經濟類編曰宋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憫農事考治功愼刑獄納諫諍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　又曰宋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俾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無

愧焉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于其君卒以禮葬毅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騎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述秦誓之能悔過太宗兼有之其卓矣乎　金史贊曰太祖英謨叡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經濟類編曰金世宗在諸帝中最爲賢主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每當食時嘗思

貧民飢餒猶在已也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職守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小堯舜　通鑑總論曰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任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長戟百萬鐵騎千羣奮烏桓聚集之師騁勁弩

良弓之勢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已爲天命人心所係屬矣　通鑑總論贊元世祖曰天啓眞人時當熙運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爲長爲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黎知人善任安童爲相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爲太保王磐竇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謨謀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載擴至圖屢樹鴻勳遠夷悉服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明張時

泰曰太祖崇信義于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于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下之力爲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與夫豈智與力哉　名山藏曰明高皇帝承元末弛縱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纘序大服海內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陶植以德義闓四方有水旱蝗蟲之災憂形于色遣人賑救如恐不及隆寒盛暑蘇洗寃獄奏上刑名垂神省

察並從輕典優禮老成勳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內自廷臣外及方岳郡守咨簡詳擇不以輕畀褒奬循良使久于官是以在任之人奇材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文學脊史裒然擢拔致位名卿十年之內吏稱民安比于文景下及民間木揣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一時無告窳偷惰之風矣至於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事太后祇敬夙夜未嘗一日去書下筆讋涌皆傳脩齊治平之道秋冬巡邊閱武親禦鞬騎射威震殊俗休哉文武恭儉之主也　明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臣曰上簡言慎動慤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處必衣冠

帝德三

孝理　化成　欣戴　悅隨聖人順動而人悅隨　樂推　悅服　垂拱　恭已　大同　富有同和平也富有天下　膺命　立德立大中之德　帝道　王猷　法天地　作父母　蓋如天　民猶體蓋之如天民猶支體　承天休　建皇極　四時成　萬物覩　冠道德　履純仁　通風雨　歷日月　允文允武　克長克君　牢籠天地　殫壓山川　九功惟序　百度惟貞俱書經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　式于九圍　澤及四海　納隍之慮　解網之仁　湯　德

配天地　明並日月　正位凝命　勝殘去殺　表正萬邦　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天下爲公　海外有截

萬邦作孚　百姓爲心　不嚴而理　無爲而治

創道德之圃　弘仁惠之虞　與日月齊光　若晝夜有恒　覆載所及致之于升平　照臨所加納之于仁壽（書）

耿光　大烈（書經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亶聰明作元后　錫勇智（書經曰亶聰明作元后錫王勇智又曰天乃錫王勇智）　不競不絿　如圭如璧（俱詩經）　昭景飲醴（之明飲醴泉之味也下應部詩言德化之美如虹下出顏延年虹蜺舒光）　咳唾爲恩　盼爛電舒虹（上出江淹上建平王書注曰昭景星）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帝德

澤（昭天下漏泉吳均檄）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文曰皇恩所被繁布潤涸）　德淵沖　天姿玉裕（陸機讌宣猷堂詩）　陵風協紀　絕輝照淵（陸機大將軍燕會詩）　三台擢明　五岳增峻（文選盧子諒詩）　丹宵投烽　青徼釋警（張協七命）　炎之如旦　威之如神　函之如海　養之如春（班固賓戲）　斧藻至德　琢磨令範

于融曲水詩序　民望如草　我澤如春（曹植七命）　三光宣精　五行順布（東都賦）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曹植責躬詩）　仁

風行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驚東京賦　目中夏而布德
瞰四裔而抗稜東都賦　案六經而校德　瀏古昔而
論功東都賦　醇洪噣之德　豐茂世之規甘泉賦　仁聲
惠于北狄　武誼動于南鄰甘泉賦　解羲皇之繩　錯
陶唐之象張協七命象言象刑也　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唐太宗即位
冊文　靜默沿道　和平返淳　智周翔泳　功濟
陶鈞唐睿宗冊　春熙海涵　義噣仁洽　翔舞太和
涵濡茂澤　生繁華于枯蔑　育豐肌于朽骨文選進表勸

原德象天地　積善之厚　天子至貴與天地通氣

帝德四

敷大德爲天下　德作往初　德通幽冥　道得衆則
得國　運天地　德繼世　四王樹德　三王先德
先道德　惟行道德　和順道德　道德爲師友　仁
義以爲明　備道全美　道德盈塞　至道以王　道
猶衢樽　皇道煥炳　君積于道　布德和令　振民
育德　黎民敏德　樹德務滋　明聖鑒德　用明顯
德　表功明德　咸有一德　恒以一德　惟天佑于
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其德不回　履德之基　經
德秉哲　以德爲車　觀武如德　苞元履德　位在
德元　聲德達遠　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　周世脩

德莫若大王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光亨　盛德可詠　任德緩刑　明德慎罰
矢其文德　文以應民　好文不武　通達文理　承
天意　言天文　聲重天地　經天緯地　與天轉運
先天而順　則天象地　天下同利　光宅天下
承天紀民　天子經略　天然之姿　天地之姿　天
子特生　行猶河海　材質高妙　飛英聲　馳英聲
令聞不已　紹世之主　亞聖之才　寵綏四方
君子之光　敬之若神明　神明之主　聰明睿聖
聰明睿智　穆穆在上　煌煌盛美　顯顯令德　定

禮樂明舊章　左準繩右規矩　身爲度聲爲律　四
本咸具四海咸利　動靜不失其時　繼韶夏　崇號
謚　五帝之隆　三代令王　得萬國之心　光于四
方　崇冠百代　尊賢容衆　備物致用　一人元良
一哉王心　高朗令終　民樂其治　温慈惠和
聰明仁勇　醇美皓然　優游博行　見善則遷　號
令温雅　四三王而六五帝　順天地之紀　堯文煥
炳　最爲高明　禹好善言惡旨酒　乃聖乃神乃文
乃武　不剛不柔　如金如錫　如珪如璋　令聞令
望　溥博如天淵泉如　覆物崇天載物弘地　象

天統物象地載物　如天之無不幬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　履四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　含義孕農光軒熙堯　篤厥元黃紹我周王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　文王飲千鍾永保鴻名　生荷其榮沒垂其聲　垂德後裔　抱弓而號　削木爲像　象符　朝其衣冠　有善讓天　惟德動天聲教無爲　禮樂明備　天下自正　天下和平　文治　文明　休明　聰明

由庚詩經篇名言萬物得其道也　靈脩出文選注曰靈神也脩長也言有神明久長之德也　淳懿文選樂府吳趨行文德熙淳懿　宅心醇粹魏都賦註曰醇美也

天臨海鏡顏延年詩言人君以明德照人如天鏡之照海也　含淳詠德四子講德論曰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遵遊自然聖主得賢臣頌曰遵遊乎自然之勢栖淡無爲之場　英聲茂實司馬相如封禪文曰飛英聲騰茂實　洪輝景炎班固典引曰揚洪輝奮景炎　德洋恩溥相如難蜀父老　欽明尚古出班固典引曰欽明之德庶幾于古道也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鑠　沐浴膏澤以上俱東都賦　仁洽道豐　聲教布濩俱東京賦　藏用元默　菲言厚行俱魏都賦　昭德塞違左傳　灑沈滯灾相如難蜀父老　聖風霏靡長楊賦　炳海表岱顏延年郊祀歌　鬱風而聽隨流而化上林賦　德耀寰表長孫無忌河清表　德爲麗仁義爲準山堂肆考曰漢文帝德爲麗仁義爲準

體仁一　又曰體仁足以長人　增書

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六韜曰文王曰愛民奈何
經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
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
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
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爲國
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
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已
此愛民之道也　新書曰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

上位使民富且壽云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
乎嚳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
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覩不私相殺也則民免于一
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
民積于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
餒矣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
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則民免于三
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
民無厲疾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
聖王之功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　韓嬰曰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月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也　呂覽曰水源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務其所歸　說苑曰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之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　陸贄曰懷生惡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

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游蓋恍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

體仁二

雜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麟翔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冊府元龜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又曰光武時大司馬平公孫述放兵大掠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兒啜羔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賜中山之羹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焉樂羊盡一杯而拔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曰敦

彼行葬牛羊勿踐履禮也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後魏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勑從官及典圍將較自今以後不聽濫設其畋獵皮肉別自頒賚又曰後魏獻文皇興二年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慟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勑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葬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徧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係咸附背脊鍼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浚笞者皆云髀背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笞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通鑑曰貞觀五年制自今浚死刑者皆覆奏浚日徹樂減膳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刊石爲鐫眞形置之左右以伸惟蓋之義又曰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麋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

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得放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已以及也　又曰唐太宗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婢一萬四千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準其直以布及錢贖爲編戶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自效帝謂之曰非不欲用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悉令廩食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

也　又曰唐明皇開元十二年隴西節度使王君㚟破吐蕃獻捷帝謂俘囚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舍汝性命以申舍養　又曰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經濟類編曰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于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　通鑑曰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

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若困鬬則李氏一門不可
加害　又曰宋仁宗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
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　又曰宋仁宗時
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
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爲御帶帝曰以爲朕帶孰若爲
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亡遼
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　元史曰姚樞從
世祖征大理夜宴時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
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
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也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遇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名山藏曰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征張士誠戒曰毋虜
掠毋妄殺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張氏毋葬城外毋傷之
明太祖諭曰中原爭鬬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
歷水陸收瘞之

體仁三

增 扇暍 解網 扇暍武王事 解網湯事俱詳帝德二

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如襄城宮登子邏坂見暍者偏于路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又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帝觀魚于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嘗乳也于是止網

冊府元龜曰唐天寶六載詔曰聞滎陽僕射陂陳留蓬池等採捕甚多傷害極廣自今以後特宜禁斷其僕射陂改爲廣仁陂蓬池改爲福源池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孚之化

加志

恤功

史記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政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周書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泣罪人

葬枯骨

詳德

除苛法

去肉刑

史記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政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議賑貸

漢文帝詔議賑貸漢昭帝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問疾苦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詔

仁及枯骨

澤漏重泉

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蝗關東流徙者衆詔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後漢書章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孤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全活流民

廩給嬰兒

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蝗關東流徙者衆詔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後漢書章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孤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葬戰士

縱死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果如期自詣朝堂通鑑曰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斂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爭則富矣敦行孝弟使人知尊長愛親戚則富矣

問政寬猛

欲人富貴

唐德宗問政寬猛孰先帝曰德宗先帝之子也德宗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帝所知如此則貴矣

有親喪者勿奪

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喪而縣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以往縣使得送終以盡子道

無家屬者給穀

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爲災人用困乏無以自贍惻然憫之其命鄉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禁笞背

周世宗顯德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閑

祭而葬之通鑑曰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果如期自詣朝堂通鑑曰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斂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爭則富矣敦行孝弟使人知尊長愛親戚則富矣

問政寬猛

欲人富貴

唐德宗問政寬猛孰先帝曰德宗先帝之子也德宗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帝所知如此則貴矣

有親喪者勿奪

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喪而縣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以往縣使得送終以盡子道

無家屬者給穀

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爲災人用困乏無以自贍惻然憫之其命鄉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禁笞背

周世宗顯德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閑

定折杖法

事下宋仁宗詳體仁二

置園恤孤獨

事詳體仁二

給田養流民

梁書曰武帝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閑

出米貸飢

碎犀療疾

上周世宗

田以養之仍令所過給食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　通鑑曰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先是役人戶絕由官自鬻之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體仁四

原　其仁如天　仁育萬物　仁以接物　仁風遐揚　仁風潛扇　仁義爲郛　仁義爲準　漢文　仁義爲繩　仁義爲巢　醉於仁義　陰行仁義　履行仁義　克寬克仁　寬仁溫惠　仁而愛人　本仁祖義　仁如驎虞　仁智明達　仁及草木　仁歌蹈顏子之仁　寬仁而愛人　仁歌

行葦　視民如子　視民如傷　兼愛百姓　弗侮鰥寡　敬老慈少　慈幼養老　嘉孺子　哀婦人　詳帝治　陰暍人于槭下　泣辜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肆掠止獄訟　挺重囚益其食　省囹圄　出輕繫去網去鈎　焚鴞　春田不澤罔　田獵唯時不殺童羊　童小也　無燃孩蟲胎天飛鳥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　沒家周書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毛詩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晉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經　其仁可親史記　大禹紀　收葬客死　漢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及棺槨朽敗者　掩

骼埋齒 冊府元龜曰漢貢帝本初元年詔曰方春戒節賑濟之虎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此郡見穀出廩窮弱收葬枯骸 出宮人 冊府元龜曰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技巧自輸悉出以配鰥民 禁屠殺含孕 冊府元龜曰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放華林野獸于山澤 後魏孝明熙平元年

刻削京觀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刻削加土以酒脯致祭焉 禁作簊捕魚營圈 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爲墳勿令暴露仍以幸漢故未央宮舊基賜從臣宴

取獸 唐高宗咸亨四年

放麋 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有麋鹿經御前羽林獲之以獻帝放之

獵採捕 唐天寶元年

春禁弋 唐開元十二年詔

永言孝育仁慈爲本 唐天寶五載詔

放宮女于掖庭西門 唐太宗事

放宮女于九仙門 冊府元龜曰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出後宮三百及教坊伎女六百人聽其親族迎于九仙門百姓聚觀灌呼大叫

保滋懷生仁遂物性 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縱鷹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令對使解縱之

含幽育明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

瘥疴疾痛孰非同體 宋真帝元曰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瘥疴疾痛孰非同體

起行漱水必避螻蟻 宋哲宗

民胞物與 西銘

體仁五

詔後魏出帝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從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鳥鳶言念及此有驚夜寢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殣之義冀亦可免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

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祇膺
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
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　三年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
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姦競逐甘屠宰之家
恣行剝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
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數欲窮窮因茲未息禮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
寧尤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
庶類之生遂循目前不爲經久之慮　又詔曰自隋室
不綱政刑荒廢戎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墮于塗
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壠靡託
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爲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
一物失所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須
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
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
宅宇之下各安所厝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
爲非類　唐高宗顯慶元年詔曰爲國之道必崇簡惠
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
宮刑于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相繼

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既
廢怨曠滋深縻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瑤圖
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于憂兢納隍之心
實勞于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寬貸
年老宮人已令放出掖掖之內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
歡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宜申茲大造更
量放出宮人　唐開元二十一年詔曰獻歲之吉迎氣
方始敎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
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天傷　後
唐明宗天成三年詔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

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將刑
爲之不舉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
地而行事今朕以切于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
不可待冰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
向太平方行古道況賞不僭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
施則犯法者漸少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淮南雖是
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灾流行分野代
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
用濟饑糧

賦　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

展厚禮于九原示深仁于萬國惠加于鬼則遊岱之魂
有依義感于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壁池
是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
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
夫惻隱之心因形骸而下至于地升聞之德隨精魄而
上動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
朽骨于是惠露生死澤及榮枯遣奠有加于蘋藻備物
無闕于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于白日靈丘是啓旋卜
宅于青烏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于國而上下
忻戴書之于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
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
骼教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
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于之基惟德是
欽護信陵之家其仁未深曷若周辨名氏莫知古今招
亡散之魂復于棺槨收無主之骨斂以衣衾蓋所以感
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王起
下車泣罪人賦曰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于荷校
遂責已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
念滂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繫
將伏斧鑽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行網

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隱再三愍襆帶而幽囚非一于是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紱垂紳出轅箱而欷歔交睫顧桎梏而沈瀾滿巾雖囹圄之中自罹有國之典恐羅網之內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猶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顏之慘悽慚覺滂沱濕衮衣之文彩承顏熠熠滿眼浪浪情將同于肆眚義有軼于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希聖旨于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于圜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脩獄訟無怨由衷而感于黎庶自己而勗于億萬涕涘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率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蓋假其人為邦家之本因其事為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淚而戍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行義

君能制命為義　利物足以和義　易　以義制事　書

仁義為巢　脩德立義　可謂義主　禁民為非　義也

曰義　義以為質　義聲　寵義　魏都賦曰　義也

義方激而遐騖東京賦曰　不私故人　寵義　通鑑唐太宗時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上以其泰府舊人欲復其官因魏徵諫上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令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

王環以不降而受賞 仁贍以抗節而蒙褒 張美以供奉而見疎 馮道以敗國而被棄俱周世宗事出通鑑總論

行禮

原 嘉會合禮易 務行禮親有禮 老少有禮 率禮無違 克岐克嶷詩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詩

理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詩 禮儀卒度詩 率履不越詩 動如節度漢光武 以身率禮 實明帝 屈節下士唐太宗 見輒下拜通鑑唐太宗以王珪爲魏王泰師令魏王見珪輒先拜 臨軒送之通鑑唐明皇開元中姚崇相繼爲相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對羣臣如賓 唐宣宗 遽索冠帶通鑑宋太祖嘗召竇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由是對羣臣未嘗不束帶 旁求賢士尊以賓禮明太祖 對羣臣必正衣冠明太祖

帝孝一

理 禮記坊記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論語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邢昺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悌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帝孝二

原白虎通曰王者孝道至即蒹蒲出庖廚不搖自扇于

增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又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原帝王世紀曰舜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戚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年二十以孝聞 檀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

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民以充實之 史記袁盎傳曰漢文帝居代時薄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氏喪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 又曰漢章帝母賈貴人生帝而明德馬太后無子

明帝令太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
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
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仍閱陰
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帝
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
各有差　又曰晉武帝太始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
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冊初
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釋服而深衣素冠降
席撤膳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復吉　又
曰晉明帝性至孝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又曰後魏太武帝明元帝長子也帝生不逮母竇太后
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旁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
衣不解帶　又曰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四歲獻文問之曰
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曰
代親之感內切于心　梁書曰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
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
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
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
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
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

初仕後周爲大將軍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　又曰唐高祖武德八年羣臣食于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帝性至孝初葬貞元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又曰唐太宗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于西宮先是帝在髫齔太穆皇后于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即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獻欷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宮內慈顏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上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　又曰貞觀四年高祖不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尋有瘳百寮稱慶八年三月高祖讌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皇后執櫛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禮高祖亦喜形于色　又曰貞觀十七年唐高祖實錄成帝命褚遂良讀之于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

可復得因悲不息即令收卷二十年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之生日可嘉樂于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即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淚　又曰唐高宗爲皇太子時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監國將發太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敕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願收雷霆之威駐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既至京師

太宗氣疾發動乃于北闕餌藥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聽政于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　又曰貞觀二十三年高宗爲太子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惟文王汝之孝敬過文王矣　又曰唐文宗孝義天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宮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開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陳銀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凡膳饈珍果貢奉三宮而後進御帝嘗以宗廟祭器朽故不脩令郡縣有爲漆器處精造以進既而江南諸道以新

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于別殿具衣冠而閱之有頃斂衽而退　宋史曰神宗天性孝友初即位尊曹皇后爲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翬每先后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少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本紀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　遼史曰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

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元史曰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　名山藏曰明宣宗宣德五年清明節奉皇太后上陵上禦輦導從步掖過河

帝孝三

底豫　解憂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又曰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　萬國歡　終身慕　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進藥先嘗　選馬親試　嘗藥漢文帝事詳帝孝二　唐書曰明皇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

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稱賀狀明皇升殿選飛龍御馬必先親試然後進御必欲終禮

不忍爲樂上晉武帝事下唐高祖事俱詳帝孝二

送殯跣行侍疾

疑變上唐高祖事下唐高宗事俱詳帝孝二

納履入關掖輦至宮門府

元龜曰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關門再拜慟哭禮畢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傳位於太子昏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右

右扶掖以還

元日朝會慶殿

孟月謁景靈宮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欲于元日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

太后令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宋神宗作十一廟于景靈宮月先朝御容皆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于景靈宮

之儀唐李輔國表

置酒未央宮

周文侍膳之典

漢高獻壽

上壽會慶殿通鑑唐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皆承陛下敎誨非臣智力所及殿上皆呼萬歲通鑑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帝孝四

原克諧以孝書

永言孝思詩

永錫爾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恭奉遺業

夙夜敬止詩曰惟予小子夙夜敬止

至孝惻隱

仁孝能德

舜大孝

禹致孝

昧爽定省

聞于四方

仁孝聞于天下

不足解憂孟子曰富有天下不足解憂

不忍言政

履大舜之孝

建武王之政

兼先聖之孝

如家人之禮

五日一朝

三年不言

不

暇食粥　悲不能寐眞覺悲不能寐　仰見棟桶　俯視几筵

視鏡奩而流涕漢明帝詳　爲木主不自專武王　完

廩　營洛邑如武意　烏集庭

露降　至德要道孝經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蒲扇詳前　烏瑞臻甘

經地義孝經詳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孝經云德教加于百姓　天

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君子謂在上也　至孝近

乎王禮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因親以教愛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因嚴以教敬　由本以生教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民

德歸厚　置塞天地　施無朝夕曾子曰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之期也　大孝孔子曰聖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博愛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莫遺孝經詳帝

一孝　不儉孟子曰君子不儉其親　陟降庭止詩周頌曰念茲皇考陟降庭止　紹庭上下詩周頌言成王思繼武王之事庭止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也　止孝大學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　達孝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于田

號泣舜詳帝孝二　天明地察孝經曰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孺慕　問安侍膳　孝性天至漢章帝　問安順色　資

孝弘風蘇頲睿宗哀册　純孝至敬王縉明皇哀册　蒼雲出丘陵之上貞觀會要曰唐太宗入高祖陵悲號哭咽有蒼雲吐于丘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禮畢風靜雷止天色開霽成以爲孝感所致　孝義天然唐史文宗　終身不違顏色元史仁宗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焚香夜泣元英宗詳見帝孝二